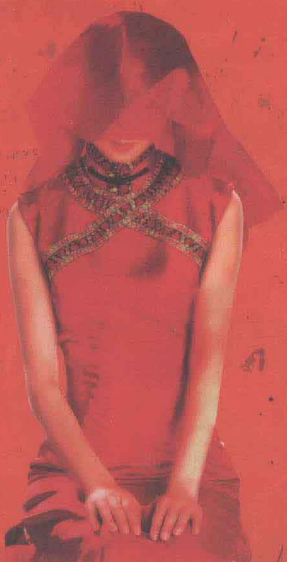


金匱

龚耕中短篇小说集

龚耕◎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YUNNAN MINZU CHUBANSHE



龚耕中短篇小说集

龚耕◎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The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of Yunn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匾/龚耕 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0.11

ISBN 7-5367-2572-8

I .金… II .龚… III .文集… IV .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9876 号

责任编辑: 余尔昶

装帧设计: 余志云

责任印刷: 杜 凡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 邮编: 650032)

印 刷: 云南农垦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5 万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书 号: ISBN 7-5367-2570-8/G · 497

米沙溪：故乡风雨流传

——龚耕兄中短篇小说集《金匾》序

龚廉淳

一

很多年没有静下来读一读小说了。

那种雪夜关门读“禁书”的快感，早已淹没在我今天觥筹交错迎来自送往灯红酒绿的商海里。一窗明月，一杯香茗，一盏台灯，一缕香烟，一本荡气回肠的小说，已成为我闲暇时的侈望。直到我手捧着来自遥远故乡——渝东南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清溪场镇米沙溪作家龚耕兄的中短篇小说集《金匾》时，我才又找到了那种久违的关于阅读的喜悦和内心的稠怅。

鸡鸣三省的高秀山……婉如婀娜土家少女千里蜿蜒流经渝黔湘鄂四省市边区的酉水河……光秃秃黑黝黝的绝壁木桶盖……鸡鸣狗吠与村妇们扯着脖子喊那些光屁股玩童回家吃晚饭的噪音交织……喝着辛辣的包谷酒说着反话扯着卵谈满口脏话三个鸡巴两个卵粗犷的汉子们……敢于在山头田野群起攻之七手八脚就把还未偿过女人滋味的后生裤子脱光了戏耍的俊俏风骚的少妇和婆娘们……还有任何一个山村

都能看到的野狗们在村头巷尾交媾时的哄笑和围观……还有再再往前的岁月：土匪棒佬二叫花子打土豪斗地主游街武斗……以及眼神痴呆头发零乱乳房半露饱满又肮脏的疯婆子……当然，也还有今日离乡背境的打工者们和在家里独守空房的媳妇们……袅娜炊烟中一栋栋新冒起来的砖房小楼，一辆辆穿梭于乡间田野屁股突突冒烟的两轮摩托……等等等等，这就是几十年来我与作家龚耕兄共同的故乡——场镇的米沙溪。

当然，亦有天地造化，就在离清溪场米沙溪数十里之遥的湘西边城茶峒，上个世纪30年代，充满浪漫情怀的大文豪沈从文先生在那里携神来之笔写下了誉满中外的名著《边城》，那个清澈得像清水江的渔家妹子翠翠的眼神，至今还洒落在武陵山区那片绿水青山之中。

纵观全书，收录在《金匱》里的两部中篇和四个短篇小说，那些压抑、悲痛、愤懑、爱情、偷情、病痛、无奈、挣扎、官商、心计、荒诞和传奇，都发生在那片生养了龚耕兄和他二万一千多个父老乡亲们爱恨交织的清溪场镇的米沙溪。

米沙溪这个我童年时的故乡记忆中的穷乡僻壤之于龚耕兄顽固的文学情愫与心灵家园，就像《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之于瓦孔多、《红高粱》的莫言之于高密、《故乡面和花朵》的刘震云之于延津……米沙溪乃是龚耕兄血脉愤涨深处的阵痛，是他走遍天涯海角都无法挥去的乡愁，是他为官为民为作家都不能解开的紧锁在额头双眸之间的浓眉，是他爱与悲伤、欢笑与苦难孕育的一个百年不醒的长梦。

而米沙溪之于我，则是让我此生牵挂不已的老屋菜园里母亲那孤独的一方坟墓，是少年时衣衫寒碜的我自卑的沉默和虚倭，是童年时

饥饿的眼神和屋前屋后那些黑夜里荆棘丛生中不时传来的怪叫声留给我的恐惧和颤栗……

二

龚耕兄本名龚远政，小名红忠，少时聪颖，极富文采。

龚耕兄这部《金匱》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他近十年来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于米沙溪之外的人而言，读到的可能是一个渝东南边远之地的一些小人物的离合悲欢、爱恨情仇、繁衍生息，而于每一个米沙溪以及今天早已远离那片古老土地的米沙溪人来说，则是我们的昨天和并不曾真正消逝的乡情亲情和心跳，以及那些欲哭无泪的呐喊与抗争，那些隐秘的世世代代埋葬于那片土地的伤痛和传说，那些铭刻于心灵和结痂于血液深处的关于故乡的风雨流传……

因为你我他——

可能就是《草根银行》中那个渴望改变环境与命运被“着起来了”的草根行长陈五，可能就是那个天生丽质为了单位和老公的前途变成海量豪饮且千杯不醉的叶玉芝，那个不识时务的小官吏“咬卵犟”。

可能就是《梨花雨》中那个力大无穷又讨不起婆娘看见童年伙伴俊俏媳妇春秀涨鼓鼓的一对大奶子，下面就硬起来却又老是软不下尴尬的山里人腊毛。远离米沙溪的打工者流浪在异乡，留守在米沙溪年轻的小媳妇和老光棍们隐秘的性压抑，就像腊毛第一次手淫时喷射而出的白晃晃的精液似火山般爆发。

可能就是《认亲》中憨厚又带几分小聪明去清溪场六角停相亲的贵贵和乡村害羞的少女秀枝。初恋的美好并不是只属于今天大城里那

些自许时髦开放前卫的少男少女，我倒认为爱情回归原始回归古朴回归乡村时期那种犬牛犬马般的爱未尝不让人心向往之：杀一头大肥猪挑一担年货唱一路的山歌与小媳妇拉拉扯扯地去老丈杆子家喝大碗的包谷酒去……

亦或就是《金匾》中那个梦想一夜爆富的范老二，现代商品社会的冲击，心态的失恒，传统文化与商业时代的矛盾，上演了一场古老乡村的现代悲剧。而短篇《三月莓》固然也写得凄美唏嘘，窃以为龚耕兄在这篇小说里似乎有些偷懒取巧而未尽全部功力，导致那个贤慧温婉的小媳妇陶淑玉在俺的眼里显得苍白单薄了些。

至于《叔娘》中美丽的白姓叔娘白玉珍，曾让小说中的“有儿”肝肠欲断，那个被命运和时代抛送到远方的“叔”，其实是有太多的无奈，那是一段整个国家和民族都灰暗和疯狂的特定历史时期，美丽和爱情都已轻如鸿毛而不为人性左右，每个人的命运都在风雨飘摇中自我凋零或不知所措……再回首，“叔”已远去，“叔娘”安息吧，各安天命。

自古文无定法，窃以为小说亦可大说瞎说浑说，更可全凭作家恣意汪洋翻云覆雨喜笑怒骂妙笔生花亦或对牛谈琴何妨扯天下人之球蛋！

三

感谢这个地球造化出那个叫渝东南秀山县的地方，虽然曾经偏僻遥远，但今天已然凤凰展翅翘楚渝湘黔了，从文沈老如果今日光临边城，不知《边城》里翠翠的命运将又如何起伏跌宕？

感谢秀山县有那个清溪场，当年我曾在那里跟着做语文教师的父

亲读完了小学，让我此生能够识文断字分得清人民币美元和英镑，更时常回想起那时的龚耕兄面若满月天庭饱满少年俊朗翩翩风采。

更要感谢清溪场镇有那个米沙溪，在那年那月那时那地让我变成一个小人而不是一只小蚂蚁，不然，今生我就不能成为龚耕兄的乡党，在他这本厚重的《金匾》里胡说八道。

今生，如果我真是一只小蚂蚁，米沙溪也仍然是生养我与龚耕兄的故乡，可能惟一的遗憾只是在我们当年在外地当军官的满舅回故乡时，不能与我家漂亮的四表姐光着脚丫照一张憨态可鞠的合影。

如果所有这一切，都谢绝了我的感谢，那我就感谢风吧，常常把我带回童年时的米沙溪和我那羸弱的母亲身边去。

这个风雨无常的过程，就这样将我的悲悯和忧伤，永远冻结在遥远的清溪场米沙溪——

那个在梦里也叫故乡的地方！

是为序。

2010年10月18日夜

写于云南高原酣醉之中

目 录



米沙溪：故乡风雨流传（代序）

第一部分 中篇小说

草根银行 / 2

梨花雨 / 82

第二部分 短篇小说

认亲 / 140

叔娘 / 160

三月莓 / 197

金匾 / 208



第一部分 中篇小说

草根银行

第一章

1

陈五着起来了！

天打麻眨眼的时候，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就像桐子堡那堆熏蚊虫的黑烟，被河风一搅，一下子就在烟马寨弥漫开来了。

不过一杆烟的样子，地处厢巷子的“裕昌银行”门前就聚集了好几百人。他们当中有的拿着股权证，有的拿着存款单，要求立即开门兑现取钱。

裕昌银行，其实就是“裕昌农民资金合作社”，是由陈裕昌外号陈五承头创办的一个农民资金合作互助组织。镇信用社刘主任戏称合作社为银行，叫陈五为行长，他一叫大伙儿就跟着叫了。

合作社早已是人去楼空，任凭人们把嗓子喊破都不会有人出来理会了。

又着起了！肯定又是第二个麻五基金会了！人群中不知是谁冒了一句。轰——就像开水浇了马蜂窝，一下子就炸了群。人们猛地涌到合作社的卷闸门面前，有的用拳打，有的用脚踢，有的用砖头砸……都想进屋去抱钱，都想尽快地夺回自己的损失。

万分危急关头，镇长王山和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何仁义气喘吁吁跑来了。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人头，而且一个个怒不可遏的样子，王山就有点虚场合了。他车转身两眼直视着老何，说，我说让派出所出面解决，你偏要自作聪明，说问题不大，硬要我来。你看看，你看看，都弄成这个样子了！像着火一样都已经上房顶了，谁还有本事平息得下来，嗯？

动不动就叫派出所出面，这合法吗？老何心里这样想，嘴里却没说出口。本来嘛，裕昌合作社这件事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解决，也是，派出所那几爷崽就像……哎！

哗——卷闸门被强行拉开了。幸好里面还有一道弹簧玻璃门。这时，老何几步抢上前去，用身子一堵，大声说，谁也不准乱来！

黑松林里钻出李逵。人们先是一惊，待看清是何仁义时，更加气大了。

一个叫毛二的年轻人，一把抓住他的领子，大声吼道，你这个何骗子，老子到处找不到你，你来得正好哇！你今天不把我的三万块钱还回来，老子撕你的皮子！说着愣睛鼓眼的就要搯他。

老何把头一昂，同样大声地说道，毛二，你有气我理解，打我两下也可以。但我奉劝你千万不要踏进这道玻璃门。踏进去就是犯法了！再说了，大家都清楚，陈五的钱柜子不在这里，门市部晚上是不会存放现金的。你若硬撞进去，不但拿不到一分钱，还要背一个抢劫的罪名。你年纪轻轻的就成了罪犯，划得着吗？！

听他这么一说，毛二顿时蔫球了。旁边的人也觉着讲得有道理，那是、那是直点头。

见气氛稍一缓和，老何拖过一把椅子直接站了上去。他以最大的声音对大伙说，乡亲们，我何仁义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陈五一没有犯法，二没有吃大家的钱。下午他也不是被抓走的，是县银监局听到反映说合作社操作程序上有些问题，是让他去说事的，把事情说清楚后就会回来的。

那咋派出所的马所长在场？有人在下面问。老何灵机一转，说马所长和银监局的秦科长是同学，老同学来了肯定要出面陪一下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老何想，在这样的场合，善意的谎言要比说真话强。

你敢不敢担保！有人大声问老何。

担啥子保？他问。

担保我们的钱不会被骗？

谁骗你了！谁骗你的钱了？老何反问道。停了一会，老何大声说，你们入股合伙是按照合作社章程操作的，你们存款贷款也是按合作社的制度运作的，都是自觉自愿按的大指姆印。谁强迫谁了？谁骗你们了？！

你说不是逮他是去说事，说啥子事？说事用得着公安局用警车拉进城去，难道就在镇上说不清楚？这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她说她当时在存钱，亲眼看到陈五被带上警车的。

这时人群中又是一阵骚动。

老何把双手往下按了按，说，大伙莫要着急，听我慢慢解释。他说确实是去说事，是去汇报合作社开张以来的运行情况；而绝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这一点他完全可以担保。他还笑笑地了说一句，不能说上警车的都是坏蛋呀？当时马所长、秦科长不都在警车上吗？这本是

老何的一句调侃，却哽得那妇女一时没搭上话。

这时，王山也站出来说了几句。他说，裕昌合作社每月都要向镇政府送财务报表，每笔稍大一点的资金流向我们都是清楚的。从目前来看，没有发现他们有啥子违法违纪行为。

见镇长都出来说话了，大家也就相信了。虽然有部份人将信将疑，但他们认为，不管这事怎样结果，以后，癞子总有一个擦痒处。因为，麻五基金风波，还不是政府埋单后才平息的么！

哇、哇、哇……一只夜蛙子从天空掠过，人们才觉记得夜已很深了。踏着朦胧的月色，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大伙儿慢慢散去。

2

烟马寨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镇。交通梗阻和纯农业生产经营状况，是这里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这是王山去年初走马上任镇长后，对他的治所得出的结论。

这个全镇人口只二万多一点的边镇，却有七千多人常年在外地打工。

高县长来实地考察后，说烟马寨的经济是“打工崽经济”。七千多打工崽每年寄回四、五千万“现码码”，为全镇经济起到了支撑作用。

镇上小学民办教师代明亮是一个写诗的文学爱好者，前几天他从报上看到一个打工仔诗人写的一首诗，诗名：《深圳的手指》；诗曰：“二万，二十万……打工仔的手指；二百万，二千万……十指连心的灵魂；血痂石块般磨利的匕首，刺在深圳淫逸无度的天空……”看后颇有感触。听了高县长的评价后，代老师诗兴大发，立即赋诗一首，诗名：《打工崽的血汗》；诗曰：“一万，二十万……打工崽的脚步；一

千万，二千万……无数血汗的汇聚；尤如一座高高的铁塔，耸立在荒凉而寂寥的边寨……”这首打油诗居然还被县文化馆办的内部刊物登了。代民办（这是那些调皮学生娃的称呼）因此高兴得几天几夜没睡着觉。

王山下来之前是县政府办的秘书，跟了高县长（那时还是挂职副县长）两年。小子头脑灵活，能说会写，深得高县长赏识。高一坐正，就一手把他弄到这烟马寨来当镇长了。烟马镇虽说贫穷落后，但有潜力可挖。越是起点低的山区越能见成效；越是条件差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这是高县长给王山的临别赠言。

王山踌躇满志。他在笔记本里写了一首诗：头顶一片蓝天，脚踏一块黑土；人生嘉年华，何处不风流。是呀，上面有赏识自己的领导，下面有施展拳脚的场子，三十刚出头的小伙子，此时不风流还待何时？！俗话说千里马常在伯乐不常在，人生最难得的就是能有一个赏识重用自己的好领导。没听到社会上流传吗：研究生遍地走，大学生不如狗……现在有能耐有本事的如牛毛。纸要浆糊，人要人扶，再有本事没人用你就等于零。王山不仅把顶头上司的教诲公公正正地写在笔记本扉页上，还谨记在心时时激励自己。在烟马寨，他决心一试身手，崭露头角。

这天下午没事，王山提了一根钓杆朝河边走去。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满天是织锦一样的云霞。红光映在水面，翻金涌银，五彩斑斓……好一幅晚霞图。望着徐徐缓缓流淌的酉水河，王山诗兴大发，随口就吟了出来：斜辉脉脉水悠悠……不对，这好像是一位古人写的诗句。

河边有一块天然的巨石，石旁有一棵巨伞样的枫木。传说贺龙（当地人叫贺胡子）早年曾在这河边洗过马，在石头上钓过鱼。

巨石下的深潭里藏有很多鱼，什么岩鲤、白鳞，胡子鲢、娃娃鱼等等，都是这西水河里特有的珍稀鱼种。钓鱼台上，早已有一个老者盘腿在那儿垂钓了。

王山在一旁站了片刻，终于忍不住先开了腔：老人家，今天手气不错吧！

来客拜座客，座客不晓得。不管你来者何人，也不管你鸟乡长镇长，老头子心无旁骛专一心以为有鱼儿上钩没搭张睬。

王山轻轻一笑，便从衣袋里摸出一包“红双喜”，以示心诚他当面开封，抽出一支双手奉给老头。

俗话说，雷公不打送礼人。老头子过意不去只好接了这支香烟。啪地一声，他赶紧打火给他点上。随即，王山挨着老者，慢慢蹲了下去。

老者姓江，名讳清风。他年逾古稀，人称江老先生。老头子原是市文物研究所的文史馆员，十多年前就退休回到了烟马寨。他熟读诗书，通晓古今，是烟马寨一带有名的“老秀才”。他为人清高孤傲不大近人情。

王山早闻其名，且心仪已久，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拜会老人。今天他访到老头子上了钓鱼台，于是就跟着来了。

老头子一直闷起不说话。可没过多久，当钓到一条大鱼时，他终于开了金口：噫，是条白鳞，稀罕稀罕！

这种鱼口胃刁，很难钓到，甚至有人认为已在江河里绝迹。

豆腐煮白鳞，酉水河一绝！王山望着这条在青石上乱板乱跳的稀奇物，由衷地发出一声感叹。老头子斜了他一眼，嘴朝旁边一歪：捡去！好大一条，五斤都不了，要是拿到城里卖的话至少是上千。王山以为是听错了，望着老头子嘻嘻傻笑。不要么？咻——老头子抓起鱼就丢进了河里。

王山先是一愣，随即鼓掌叫好。老先生好守不好口，果然名不虚传。他赶紧替老头子选钓饵，上钓钩，放钓线……忙乎了一阵，他候在老人身旁轻轻地替他打起扇来。

也不管，老头子微闭双眼，慢慢受用。过了好一阵，老头子才慢慢睁开眼睛，问道：你是新来的吧？是是，学生，不，晚辈是才到镇上来工作的。哦，怪不得面生。老头子一不问他姓甚名谁，二不问担任任何职，只是喃喃地说，不要小看了这个烟马寨，堂子水深哟。其实，老头子仙风道骨，早已洞穿了他的肠肠肚肚。

王山赶紧接口说，是呀是呀，晚生今天就是特地来讨教的，希望老先生不吝赐教，多加点拨。

老先生虽是一个饱学之士，但赋闲在家早已是“坐久苍苔如见侵了”。今天突地有人造访，而且一个劲地恭维说好话，开先有些不大习惯爱理不理。可这是挡不住的诱惑。“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百战沙场久经战火考验的陈大元帅都深有感触，何况庶民百姓乎？再说眼前这个和自己长孙子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一张娃娃脸蛮虚心蛮诚恳的吗……老人突然间动了恻隐之心。

老头子把钓杆插稳当后，便同跟前的后生摆起古来。

史书上记载，烟马寨原叫野麻坪。早年是一个野麻丛生，荆棘遍